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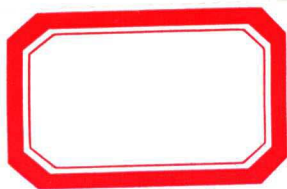
Leo 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1852—1856

潘安荣 芳信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600



列夫·托尔斯泰（1854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1856年）
前排左起：伊·冈察洛夫、伊·屠格涅夫、亚·德鲁日宁、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后排左起：列夫·托尔斯泰、德·格里戈罗维奇。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
(1862年9月22日，与托尔斯泰结婚的前一天)



列夫·托尔斯泰和夫人（1884年）



列夫·托尔斯泰全家照（1884年）

目 次

袭击	潘安荣译 (1)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潘安荣译 (30)
伐林	潘安荣译 (52)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译 (94)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译 (112)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芳 信译 (165)
暴风雪	臧仲伦译 (238)
两个骠骑兵	芳 信译 (274)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潘安荣译 (346)
——高加索回忆片断	
一个地主的早晨	陈 馥译 (375)
题解	(432)

袭 击

一个志愿兵讲的故事

—

七月十二号那天，赫洛波夫大尉佩着有穗的肩章，带着军刀，走进了我的窑洞的矮门。他这样装束，我来高加索以后还没有见过。

“我刚从上校那儿来，”他看到我眼里有疑问的神色，就解释说，“明天我们营要出发了。”

“上哪儿？”我问道。

“上NN。部队在那儿结集。”

“结集以后，大概要有什么行动了？”

“想必是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您怎么想法？”

“还有什么可想的？把我知道的告诉您吧。昨天夜里将军那儿派来个鞑靼人，送来一道命令，要我们营开拔，随身带上两天的干粮；至于上哪儿，干什么，时间多久？——这些个，老兄，是用不着问的：奉命走，这就得啦。”

“既然只带两天干粮，可见部队是不会走更久的。”

“唔，这还很难说……”

“那为什么？”我感到奇怪，问道。

“当然有道理！上次去达尔戈^①的时候，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可是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可以跟你们去吗？”我沉默了一会，问道。

“可以倒是可以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险呢？……”

“不行，请原谅，我没法听您的话，我在这儿住了整整一个月，就是为了等个机会看看战斗的，您倒要我错过机会。”

“那您就去吧；不过，说实在的，您留下不更好吗？您可以在这儿等我们，打打猎；我们去我们的，靠上帝保佑。那多好！”他的语气极有说服力，我起初真觉得这样很好；但我还是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

“您到那儿有什么好看的呢？”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想知道战斗是怎么回事吗？读一读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②的《战争记述》吧，那是一本好书：什么军团驻在什么地方，战斗的过程怎么样，这一切都写得很详细。”

“相反，这些我倒不感兴趣，”我答道。

“嗯，那对什么感兴趣呢？大概您就是想看杀人吧？……一八三二年的时候，这儿也有一个不在役的人，好象是西班牙人。跟我们参加过两次行动，披一件蓝斗篷……这小伙子最后给打死了。老兄，这儿谁也不会吃惊的。”

大尉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着实惭愧，可也不想辩白。

“怎么，他很勇敢？”我问他。

“天知道，他老爱跑在前头，哪儿交火，哪儿就有他。”

① 达尔戈是车臣人在阿卡依河右岸一个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村子。其军事领袖沙米尔驻此。本篇所指向达尔戈进军发生于一八四五年，以失败告终。

②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史家，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为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著有《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述》。

“这么说，是勇敢的了，”我说。

“不，没有要他去，他偏要去乱跑，这不是勇敢……”

“您认为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勇敢？”大尉重复着说，那样子象是初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行动得体的，才是勇敢的人，”他思索了一会。

我想起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大尉的定义尽管在语意上笼统而模糊，我还是以为他们两人的基本思想并不象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的那样不同，甚至大尉的定义比希腊哲学家的定义还要确当些，因为他如果能采用柏拉图一样说法的话，大概他就会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

我想把我的意思讲给大尉听。

“是的，”我说，“我觉得，对待每一件危险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从责任心出发去对待，是勇敢，从卑鄙的心理出发去对待，便是胆怯；所以，出于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贪心，去冒生命危险的，不能叫做勇敢的人，反过来，出于正当的家庭方面的责任心，或者就是出于一种信念，躲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我说话的时候，大尉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

“得啦，这我可就没有能力给您论证啦，”他一边说，一边装着烟斗，“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士官生，也是爱议论哲理的。您就跟他谈谈去吧。他还做诗呢。”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认识大尉，但在俄罗斯就已经知道他了。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赫洛波娃，一个小地主，就住在离我的庄园两俄里^①的地方。我动身来高加索以前，到过她家

^① 1 俄里合 1.06 公里。

里。听说我能见到她的帕申卡^①（她是这样称呼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大尉来的），这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能象一封活的信，把她的饮食起居告诉她的帕申卡，还可以捎个包裹。这老太太请我吃过美味可口的大馅饼和半只熏鸡后，便到卧室里去，取来一个黑色的、相当大的护身香囊，上面连缀着一根也是黑色的丝带。

“这是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的圣母，”她说，画了十字，吻了吻圣母像，就交在我手里，“小兄弟，劳您驾带给他。您可知道，他到高加索去的时候，我做了祈祷，许了愿：如果他能活着，平平安安，我就要定做这个小圣母像。到如今已有十八年了，靠圣母和圣徒保佑，他没有受过一次伤，可是，我看他什么仗没有打过啊！……跟他一起呆过的米哈伊洛，给我说了一星半点儿，您知道，我就吓得魂都没有了。本来，他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他这个人，我的亲爱的，自己打仗的事儿，一句也不在信上提，——怕吓着我哩。”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知道，——那也不是听大尉自己说的——大尉受过四次重伤；不消说，他受伤也好，打仗也好，都没有告诉过母亲。）

“现在就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她接着说，“我捎这圣像祝福他。圣母会保佑他平安的！尤其打仗的时候，千万要他记着挂上。我的小兄弟，你就说：是你母亲这样吩咐你的。”

我答应一准照办。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帕申卡的，”老太太继续说，“他可真好啊！您知道，没有一年他不给我捎钱，还给我女

^① 帕申卡是帕维尔的小名。

儿安努什卡不少帮助，都单靠一份饷银啊！我从心眼儿里一辈子也忘不了上帝的好处，”她含着眼泪最后说，“他赐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常给您写信吗？”我问道。

“很少，小兄弟，一年有个一回，那也是在要寄钱的时候，就画那么三两个字，不然就没有。他说，妈妈，如果我没有给您写信，那就是我还活着，身体好好儿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上帝保佑可别有这样的事儿——没有我的信，人家也会写的。”

我把这位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的时候（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大尉要了一张包装纸去，仔仔细细包好，藏了起来。我不厌其详地把她母亲的生活情形告诉了他，他一声也没有吭。待我说完以后，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斗，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

“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他那儿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

这两句简单的话表达出了无穷的爱和悲伤。

“您为什么要在这儿服役呢？”我说。

“该这么做嘛，”他坚定地答道。“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是很有用的。”

大尉很节俭，不打牌，难得饮酒作乐，只抽普通的烟，那种烟他不知为什么不叫粗烟末儿，却叫山堡烟。我本来就喜欢大尉：他有一张普通的沉静的俄罗斯型的脸，对这样的脸尽可以直视而又令人感到舒服；这次交谈后，我对他更是由衷地敬爱了。

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大尉找我来了。他穿着没有佩肩章的

破旧的外衣，一条列兹金^①式的肥裤，头上戴着白羊皮高帽，帽上发黄的羊毛耷拉了下来，肩上挎着一把蹩脚的亚细亚军刀，骑一匹白白的不高的马，这马低了头，小步跑着，不停地摆动着稀疏的尾巴。敦厚的大尉身上不仅没有多少英气，而且也谈不上漂亮，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泰然，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分钟也没有让他多等，立刻跨上马，跟他一起出了要塞的大门。

部队先走一步，已在我们前面二百来俄丈^②远的地方，看上去象一长溜黑压压晃动不定的东西。只是凭了那如林的刺刀，间或还传来士兵唱歌，击鼓，以及我在要塞里已欣赏过好几回的六连一个优美男高音伴唱的声音，才可以一猜就着，那是步兵队伍。道路在又深又宽的山谷中间沿着一条小河伸展开去，小河这时候正在使性子，也就是在泛滥。一群野鸽在河边飞转忙碌，一会儿落在石岸上，一会儿又腾空飞起，迅速地打几个盘旋，就飞得看不见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山谷右边的顶上已被照亮了。灰色的、白刷刷的岩石，苍黄的苔藓，一丛丛缀满露珠的滨枣，石枣，叶榆，在明晃晃、金灿灿的朝阳辉映下，显得格外清晰明丽；另外一边，以及浓雾弥漫缭绕的凹地里，却依然那么潮湿，昏朦，泛着淡紫色，浅黑色，黛色，白色等等难以捉摸的错杂的颜色。纵目望去，在郁郁苍苍的地平线上，一带白皑皑、没有光泽的雪山赫然巍耸，山影和轮廓突兀险怪，连微细之处都极幽美。在高草丛中，蟋蟀、蜻蜓和数不清的其它昆虫醒过来了，空中充满了它们清亮的不绝的鸣声，有如无数小铃在耳际叮咚鸣响。空气

① 列兹金人是住在高加索的一个少数民族。

② 1 俄丈合 2.134 米。

中散发着水、雾和青草的气味。总之，是一个美丽的夏天的清晨。大尉用燧石打出火，抽起烟斗来，那山堡烟和火绒的气味，我觉得特别好闻。

为了快一些赶上步兵，我们顺着道边走。大尉显得比平日更见沉思的样子，嘴里一直含着达格斯坦的烟斗。他的坐骑左右晃着，每走一步，大尉的脚跟便碰一下马肚。在湿漉漉的高草地上，马蹄踩出了隐隐约约的深绿色的足印。一只雉鸡尖叫着从马蹄边扑刺刺飞起，慢慢地升到空中，要是猎人听到，是会禁不住浑身发抖的。大尉却毫不在意。

我们正要追上部队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就有一个身穿军官服、头戴白色高皮帽的漂漂亮亮的青年赶上来。他到了我们身边，微微一笑，向大尉点点头，又把鞭子一扬……我只来得及看到，他那坐鞍子和握缰绳的姿态都好象显得特别文雅，他的眼睛乌黑而俊美，鼻子小小的，很秀气，胡子才有点影子。尤其使我喜欢的是，他发现我们在端详他，便不由得微微一笑。单凭这一笑，就可以断定他还很年轻。

“他又要到哪儿去？”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依然含着烟斗，喃喃说道。

“这是谁啊？”我问他。

“准尉阿拉宁，我连里的一个尉官……上个月才从中等武备学校来的。”

“大概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我说。

“所以高兴极啦！”大尉答道，深思地摇摇头。“年轻啊！”

“怎么不高兴呢？我理解，青年军官对这事儿准是很感兴趣的。”

大尉沉默了两三分钟。

“所以我说：年轻啊！”他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一点儿没有经历过，才会高兴哩！常要这么去打仗，就不会高兴了。我们假定现在有二十来个军官，这些人当中，准有人会死伤的。今天我，明天他，后天第三个人：这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三

灿烂的太阳刚从山背后爬上来，照亮了我们正走着的山谷，缭绕的雾气消散了，天气也就热了起来。士兵们背着枪和背包，在尘土弥漫的路上缓缓地走着；队伍里有时发出小俄罗斯人的语声和笑声。几个穿白制服的老兵，大都是军士，含着烟斗在道边走着，老成持重地说着话。满载的三套车稳稳移动着，扬起浓密滞重的尘土。军官们骑马走在前面；有的军官在施展骑马术，也就是扬鞭纵马，让马跳三四步，又骤然停住，并掉过马头来这一套花样；其余的军官在听歌手们唱歌，那些歌手不怕天气闷热，不倦地唱了一支又一支。

一个亚细亚人打扮的英俊的高个子军官，在团里以天不怕地不怕，并且无论对谁都能当面直言不讳而闻名，他骑一匹大白马，同几个骑马的鞑靼人一起，在步兵前面百来俄丈远的地方走着。他穿着镶条子的黑棉衣，配上同样的护腿，同样的紧绷绷的镶条子的新平底软皮鞋，棉衣外面加一件黄色的束腰无领袍子①，头上戴一顶高高的向后折弯一截的皮帽。几条银线绦带从胸前搭到后背上，后背的绦带上挂着撒火药器和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把银套匕首佩在腰带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① 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穿的袍子。

腰上还有一把军刀，装在镶金线缘的红色精制山羊皮鞘里，肩上也有一支套黑套子的步枪。从他的穿着、举止、骑马的姿态，总之从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他显然竭力要模仿鞑靼人的样子。他甚至还用我所听不懂的语言向一起走着的鞑靼人说些什么；不过从鞑靼人彼此交换疑惑的好笑的目光看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听懂他的话。他是属于我们那些深受马尔林斯基^①和莱蒙托夫小说影响的青年军官、勇敢骑士之类的人。这些人正是透过穆拉-努尔一类当代英雄的棱镜来看高加索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仿效那些榜样的。

譬如这位中尉，他也许是喜欢上流社会的正派女人和将军、上校、副官等有地位的男人的——我甚至相信他是非常喜欢这上流社会的，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重的人。不过，他认为必须拿出自己粗鲁的一面来对待有地位的人，尽管他要粗的时候也极有分寸。所以，要塞里来了什么贵妇人，他就认为应该单穿一件红衬衫，光脚套上平底软皮鞋，带上几个库纳克^②，到她窗口走来走去，尽量放开嗓门叫骂——这倒并不是有意侮辱她，而是想叫她看看他的一双脚有多么好看多么白，她尽可以来爱他，既然他本人有这个意思。或者，他常在夜里带了两三个归顺的鞑靼人，上山埋伏在路边，守候不归顺的过路的鞑靼人，把他们打死，虽然他内心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这种做法根本谈不上什么勇敢，却还是认为，那些为了某种缘故使他失望、并且仿佛引起他鄙视和憎恨的人，他必须叫他们吃吃苦头。他身上有两件东西是从来不取下来的：一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很大的圣像，另一件是

① 马尔林斯基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阿·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文中穆拉-努尔是其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② “库纳克”意为“朋友”，高加索山民用语。——作者注。